

封面人物

木里美照登上美国《国家地理》
阿卓志鸿告诉世界凉山有多美

□何万敏

白白

2021年8月，美国《国家地理》刊发阿卓志鸿的摄影专题《怒放的木里，美得不真实》。20世纪20年代，美籍奥地利探险家约瑟夫·洛克从泸沽湖骑马进木里，拍摄大量人文风光图片，发表于该杂志1925年4月刊，让世人知道了深藏于横断山脉深处的秘境之地。时隔近一个世纪，木里再次进入读者视野。该刊中文网热情推荐称，本文作者拍摄中国四川木里长达5年，告诉读者木里成为香格里拉“心腹”的答案。

成为摄影师，阿卓志鸿景仰的偶像有两位：吕楠和萨尔加多。前者是中国纪实摄影大师，广为人知的摄影作品有反映西藏农民日常生活的《四季》；后者是塞巴斯蒂奥·萨尔加多，巴西人，常居巴黎，马格南图片社摄影师，其摄影观点是：“照片并不是由摄影者拍摄的，摄影效果的优劣实际上是由你与所拍摄对象之间联系的好坏决定的。”



“彝人”系列之二。阿卓志鸿摄

14岁少年出走云南历险记

少年时期，阿卓志鸿的叛逆达到匪夷所思的程度，令家人无所适从。

1999年，14岁的阿卓志鸿小学毕业该读初中了，盐源县的三所中学都没有录取他。他的语文、数学、彝语三科总分，在同班14人中倒数第一。开学已经十几天，父亲无计可施，摇头让他回乡下老家放羊。

阿卓志鸿编了谎言让一位亲戚信以为真，把40只山羊卖出。少年得到2000元，一辆自行车。他把自行车扔进河里，花20元车费坐到临近的云南省宁蒗县，只想“逃得远远的，怕父亲追来”。

第二天，他找到一位开面包车的藏族司机，要去丽江。300元的包车费他并不觉得贵。尤其是当看见车窗外日照玉龙雪山的光亮时，他的心旷神怡顿时消弭了“逃亡之路”的

长时间孤独和短暂的胆怯。抵达丽江古城，住进招待所，他还不忘慷慨花费120元请司机一起享用升腾鲜美鱼香的晚餐。然后，他逛进新华书店买了几本金庸的武侠小说，一张“山鹰组合”DVD。

离家已经远矣，他依然寻思着下一站。他买了一张车票到了中甸，在那里遇到一个在建筑工地打工的青年。两人搭车去了怒江州南坪县，准备去矿区挣钱。徒步5公里天已黑尽时他们才到了名为金顶的矿区，被熟人收留。但这个行当很辛苦，“一背篋40斤的矿石，从矿坑底背上来，只卖得14元。”不久，他离开了矿区，又遭遇包工头欺骗被丢在山上。他终于感到惧怕，苦苦等了两三天，等到焦头烂额的父亲和表哥赶来。

14个月的历险后，阿卓志鸿终于走回了人生正途。



『秋收』系列之二十一。阿卓志鸿摄

曾像「一朵云」般游走

受父亲影响，阿卓志鸿很早就接触摄影，起初只是觉得摄影好玩。以后逐渐发现生活的变化让摄影变得意义非凡——把一个小孩拍到大，把一个中年拍到老，这个过程也是自己的成长。

作为摄影师的阿卓志鸿，乐意将镜头聚焦到老百姓身上，这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很大关系。他拍劳作的农民、打工人，即使是为完成旅游项目的拍摄，也记得在美轮美奂的景致中穿插一些普通人的身影。

2003年秋天，他考到位于成都的四川省艺术学校美术专业，读了两年，2005年底参军入伍到河南，两年后退伍回地方。此后当过保安，做过后勤管理、信息统计员，两年后辞职在县城开音乐酒吧“一朵云”。2013年10月，他应西南民族大学老师之邀到云南拍纪录片，突发奇想租房开客栈，取名“星星指路”。可好景不长，2017年4月客栈关闭，他返回盐源安心摄影。

阿卓志鸿清晰记得2009年去凉山州盐源县黄草镇大拉箩村拍摄当地人秋收养麦的情景。正值国庆假期，相机是“偷偷”拿的父亲的佳能40D。“因为那里地势开阔，又是红土地，山体形状与线条有特点，视觉感好。”那时，盐源县城与攀枝花市每天对开一趟班车，黄草镇位于班线中途，早上出发乘车2个小时，大约10点钟到达，“必须赶在太阳升高时，抓紧拍摄1个小时；中午以后拍摄打养籽，装粮食进袋，背回家存放。”每天的拍摄时间约4小时，然后他乘坐另一趟班车返回。而每一年，秋收养麦拍摄大致持续一周。“村子里人都认得我”，阿卓志鸿渴了随便去找水喝，饿了随便进一户人家吃燕麦。

《秋收》系列拍摄已持续11年

“之前没有摄影观念，2011年才找到纪实这个点。”当时，阿卓志鸿认识了新华社摄影师江宏景，他把照片给江老师看，得到点拨，“你这种拍法很像吕楠”。其时他并不知道吕楠是何许人也，“开始在百度上翻吕楠的照片，他的《四季》系列拍摄藏族民众日常劳动和生活场景，朴实中渗透感召的力量。”吕楠也是最早的马格南图片社中国摄影师，阿卓志鸿顺藤摸瓜见到了萨尔加多的作品。

“我没有读太多的书，不懂的知识太多，吕楠关于西藏等题材的三部影集都买来读；读《人类简史》，了解人是怎么来的，读《欧洲简史》，了解文艺复兴如何影响文明进程。”阿卓志鸿提醒自己，“不要像井底之蛙，只看到一点。读书能够打开思维，世界如此有趣而丰富多彩，包括那些国外的摄影集，你会看见，文字孕育在画面之中，画面也在传递语言与讲述。”

他坦率地认为，想要成为优秀的人文摄影师，必须去了解人文历史。他以吕楠为例，“我其实是在追随他们，坚持拍摄下去。希望用人文纪实的方式，把拍摄对象的印记留下，也把自己留下来。”

到2020年秋天，《秋收》系列拍摄已经持续11年，相片总数超过2万张。“每一次去拍摄前，我会把前几年拍摄的图片找出来，惦记着去拍摄那些人、那些地方，就像再去与朋友相处。”他是有心人，“有了一个参照或者对比，你会发现人生其实有很大的变化。我也把自己摆进去，从这个过程中汲取养分，赋予拍摄一定的思考。”与当地相处的时间越长，阿卓志鸿越感到能体察到他们的艰辛和力量。如同萨尔加多的一句名言：“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同一民族，所以我们都是一个人。”

目标是成为吕楠、萨尔加多

“非常棒的是，纪实摄影师还能通过摄影改变别人的生活困境。”2011年至2013年间，阿卓志鸿发博文让盐源县的457名中小学生得到“一对一”的资助；在博客首页做链接助学网站“递爱中国”，受资助的超过800人。

从未间断的拍摄，有他自己的选题，接到的委派也越来越多。全球最大的旅行指南出版商《孤独星球》杂志2016年4月刊发他拍的一组彝族“尼木措毕”图文故事；同一年，他获得泰国国家旅游局个人荣誉勋章，“走遍泰国、拍遍泰国”已持续多年；这一年，他由于为四川旅游宣传作出贡献，受到G20峰会央行财长会议特刊的专访。

“这些东西也许都是虚的吧？”他像是自问自答，坚称自己不愿被贴上“彝族摄影师”标签。“如果成为吕楠、萨尔加多是一个目标，我不知道路还有多么漫长。只有留下来的图片，能帮助人理解拍摄对象，赋予图片存在的意义。”

阿卓志鸿渴望对自己喜爱的摄影有更深入的理解。他经历太多，讲述故事时常用语言描述跌宕起伏的故事，有时候还会将这些画面与他看过的某部电影的场景联系起来。

他像一朵云，愿意到更广阔的时空游走，与人相拥。